

華府春秋

(上)

由甘迺迪到尼克森的風片雨絲

● 陳香梅 (彩色圖照刊第七頁)

政治組織。第一次從校門走出，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工作，那時中央社有規定：凡是中央社職員一定要加入國民黨，我沒有加入，因為當年我只是一個大學生，對於國民黨一無所知，更談不上認識。因此，我對中央社的主管說明不能入黨的理由（當時，中央社總社社長是蕭同茲，昆明分社社長是陳叔同，上海分社社長是馮有真。蕭同茲在台北去世，馮有真飛機失事，英年早逝。他們那一代的名報人如馬星野、馬樹禮、魏景蒙……等都是我們敬仰的前輩），中央社也沒有勉強。

我三十多歲，但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正式被邀加入美國共和黨的。那時，我三十多歲，但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

被邀加入了共和黨

我是一九六〇年初在美京華盛頓正式被邀加入美國共和黨的。那時，我三十多歲，但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

五五—一九六二年，南方德州選出了第

一位共和黨參議員約翰·陶德（John Tower）。他來自南方大州，又是當年約翰遜（Johnson）總統的老鄉，

年輕得志，來華府上任後，鋒芒大放，也改變了南方政治的走向。其後跟著來的有田納西州的貝克（Howard Baker）和密西西比州的葛克倫（Thad Cochran）以及後來的參院審查

政治獻金的主席湯姆森（Fred Thompson）。南卡州的塞納門（Strom Thurmond）本是民主黨人，一九五

六年改投共和黨，從政近六十年，在美京當政有半個世紀。北卡州的保守

派健將赫爾姆斯（Jesse Helms）也是共和黨人，勢力甚大。南方清一色的

民主黨派，已大有改變。外子當年結交的政界友人兩黨都有，外子也曾問

我願不願意加入民主黨，我那時感到自己對政治認識不深，因此我說要多認識美國兩黨的黨綱後再考慮。故此

直到外子於一九五八年夏逝世時，我還未入黨。最要門的（陶德）中

爭到車位只好入黨

具是一九五八年冬，我入華府喬治亞城大學工作，同時也借此機會找了一位教授補習，也算是進修公共演講的課程。那位女教授非常認真，在二年

時間內，我得益甚大，同時工作之餘，我又開始用英文寫稿，《一千個春

天》英文本是一九六二年完成的，我不會用打字機，全部書稿都是先用手寫，然後再請一位朋友替我打字，因為出版商當然要先讀整潔的打字稿。

我的辦公室不在喬治亞城大學校園內，而是在現今最繁忙的麻州大道（統稱使館大道，因為許多大使館都

在這條街道上。當年中華民國大使館就在麻州大道二三一號，武官處也是在使館對面的一幢三層樓房子）。

那時，這條大道內兩旁還可以泊車，上午九時到下午四時，可以把二角五

分的銅幣投入停車機內，只要記住不過時，也很少會拿到罰票。眾議員

我住在麻州大道四〇〇〇號，辦公室在麻州大道一〇五〇號，上下班

還算方便，那時我還沒有司機，都是自己送兩個孩子上幼稚園和小學，她們上音樂課和習芭蕾舞課，也是在周末由我駕車接送。我在台灣時不會駕

車，駕車的技术是在美國學習的，駕駛執照也是在華盛頓考取的。美國

我辦公室旁有四個停車位置，我是小部門主任，理應被分配一個停車位，但停車位卻被副主任先占領了（是一位男性白人，在該處工作有年）

，我當然心有不甘，但三十年前女權運動還未升級，種族歧視也還是新名詞，我只好另想辦法。

一九六〇年是美國四年一度的大選年，共和黨和民主黨正設法聯絡國內少數民族，諸如東歐的所謂自由鬥

士和亞裔移民……等等。共和黨總部的主任委員之一哈門（Herman）先

尼克森敗於甘迺迪

生和他的夫人蘇菲亞(Sylvia)來找我。積極請我入黨，並希望我能協助把少數民族組織起來。我當時開玩笑地對他們說：「我在喬治亞城大學的一個停車位還有問題，你們若把我該有的停車位爭回來，我就入黨。」他們兩人倒很認真起來，對我說：「我們去替你爭取，那你一定要入黨啊！」為此，我後來曾笑說當初入黨是為了一個停車位。

第二次大戰中遇襲，但大難不死，還寫了一本小冊子，追述當年驍勇。他服役美國海軍，他的登陸艇被日軍炮擊，但幸而被救，因此也算是抗日英雄。說來也是不可思議的奇事，尼克森和甘迺迪在電視的競選舌戰中，竟以台灣的金門和馬祖為主題：那就是美國是否該協助「防衛金門和馬祖」，其實，選民大都不曉得金門和馬祖在何方。

甘迺迪是自由派，反對美國介入中國事務，當年尼克森是以保守主義起家，反對共產主義起家，因此，力主若需要時當然協助台灣「防衛」金門和馬祖。十年後尼克森一百八十度大轉變，這是政治上常見之事，不足為奇。那一次的電視辯論是甘迺迪大佔鰲頭，尼克森扮相差，辯論時也有點失態，注定了他的敗局。我當時也是尼克森的助選委員，頻頻為他可惜，這是後話。

一九六一年正月，甘迺迪在華府就職。那天美京下大雪，從早上就職典禮開始，一直下到晚間就職舞會開始還沒停止。不過全國各地的賀客可夠熱鬧，共和黨雖然是敗將，但很多共和黨人也參加了典禮，我也是被邀的賓客之一，為了參加舞會，一雙名牌的舞鞋慘遭冰雪污損。一九六二年，甘迺迪為了表示對華裔的關懷，對中國爭取自由的難民的救助，宣布由美國官民組織《中國難民救濟總署》，並任命我為主席，美籍華人李大維為秘書長，美國專欄作家安迪生(Jack Anderson)為財務主任，還指派兩黨參眾議員多人為董事。我們還找了美國各州不少美籍華人來支持，當年逃難到香港調景嶺的中國難民，不少是由我們這個機構籌款直接或間接資助的。我還在美國的《華盛頓郵報》周刊寫了報導，周刊的封面是一個面目清秀而又可愛的女難童，這張照片為救濟總署帶來不少

捐款，當然也全部捐助香港的難民，如今香港有不少企業家想也是從調景嶺走出來的。甘迺迪入主白宮，新人事，這對年輕夫婦著意給選民一個新形象，甘迺迪夫人賈桂林有不少藝術界、服裝界和電影界的朋友，這些新貴也對第一夫人有不少建議，並要把白宮的內外改頭換面，倒真的帶來不少朝氣。不似杜魯門和艾帥時代那麼古板，而有點暮氣沉沉，杜魯門夫人根本不願多管閒事，對於白宮的布置也沒有意見。艾帥夫人咪咪除了和她的密友們打橋牌外，對於白宮的裝潢也未曾做出任何新花樣。為此，賈

桂林旋風一吹，確實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。她請了不少藝術大師捐獻或借給白宮一些名畫，又在國宴中請音樂家演唱，甘迺迪的妹婿又是好萊塢的明星，又和白宮主人是連襟，真是炙手可熱。女星瑪莉蓮夢露和甘家兄弟的艷事，一時也傳將出來，不過，當時美國新聞界不如今日大膽，比較筆

下留情，因此，雖然知道總統有外遇，但並沒有宣揚，就像他們對於艾帥在英倫和女司機的一段情，也是艾帥去世後由史家作傳才傳出來的。

甘迺迪家族醜事多

甘迺迪於一九六三年正式開始為競選連任鋪路，第一夫人也跟著夫婦到各地做宣傳工作。

該年五月，到了德州的達拉斯市，由時任副總統的詹森夫婦（Johnson）陪同，並由時任州長的康納利（John Connally）做主人，全程歡迎並作陪客，甘迺迪在德州被刺身亡，在美國真是一個大震動。康納利夫婦和我是好友，據康納利夫人告訴我，當時他們夫婦和甘迺迪夫婦同乘一部大禮車，在遊行途中，忽然槍聲一起，甘迺迪和康納利同時倒下。康納利倒在他夫人身上，甘迺迪倒下時，他的夫人賈桂林甚為驚慌，想從汽車上出來，被旁人按下，這一舉動也

被攝影記者拍下了，但沒有用上。從這點觀察，當然是甘迺迪的忠信助她出主意。因此，甘迺迪的葬禮是備極哀榮，各國元首都趕來致哀。

甘迺迪之墓是在美國首都阿靈頓軍人公墓。和先夫飛虎將軍陳納德之墓同一條路，相去不遠。陳納德之墓在一個小山坡上，居高臨下，甘迺迪之墓在路的盡頭，他的遺孀堅持要國家特許在墓旁設置了不滅的長燃火炬，這是史無前例的，但在當時的情況下，她的特別要求也不會有任何官方可以反對。數年後，賈桂林和希臘船王歐納西斯的艷事傳出後，大家對名滿全球的甘迺迪夫人的敬慕始大大打了折扣。有人說她是為了錢，才橫刀奪愛，也有人說她不甘寂寞，因為眾所周知，希臘船王的真正愛人是希臘的著名女高音馬利奧·卡莉絲，她和船王相戀已久，但沒論婚嫁。也有人說船王和賈桂林之妹也是相好，是她把船王介紹給姐姐的。

船王當然也有他的目的，娶得了千嬌百媚的甘迺迪夫人，使他名滿天下，而賈桂林也可以有錢去買名牌服裝和珠寶，而且有私人遊艇，招待朋友，只可惜買賣性的婚姻總不能帶來幸福，不久就傳出婚變。船王要和賈桂林離婚。不過，當雙方律師在討價還價時，船王因為獨子飛機失事身亡，憂傷成疾，竟一命嗚呼，只遺下一女。而賈桂林仍是船王的未亡人，於是和船王之女互爭遺產，後來算是有了解，賈桂林拿到千萬遺產，生活無憂，在紐約定居，一九九五年去世。臨終密友相伴，是一位很會理財的商人。甘迺迪的一兒一女都還守分寸，和甘迺迪有些家族成員天天製造新聞有所不同。

個閑差，但有史可循，杜魯門也是因為羅斯福總統病逝而扶正，當年詹森原想利用副總統之位造勢，當然做夢也沒有想到三年之後，卻在悲劇的情況下入主白宮。我已故的朋友葛克倫是華府名律師，也是詹森夫婦的顧問和老友，在民主黨中是個紅人，因追隨羅斯福而少年得志，被稱為智囊，他雖不在白宮任職，但只要說《我是湯密·柯克倫》，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的政要都會接他的電話，這就是所謂人際關係吧。

詹森入主白宮不變

甘迺迪身亡後，詹森馬上依據政治條例宣誓就任總統，他是在德州回美京的總統專機上宣誓的，當時，賈桂林仍穿著當日慘案時的服裝，血跡斑斑。真使人感慨萬千，功名富貴也不免是過眼雲煙罷了。詹森夫婦倆人都是政壇高手，他們入主白宮後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其時，美國在越南已不自覺地泥足深陷，詹森是主戰的，同時，在國內也為了人權運動而大傷腦筋。不過，爭取美國黑人平等待遇等措施，這位來自德州的總統確實有莫大貢獻。三十年後的美國政治糾紛，尤其是有關白宮錄音等爭議，其實在詹森時代即已大行其道。最近有一本有關詹森總統錄音帶的書，全書共五九一頁，把他在白宮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的全部錄音（二四〇小時）編好出書。其中，有甘迺迪和羅伯·甘迺迪（甘迺迪之弟，時任聯邦司法部長）的多次對話，兩人水火不相容，那時稍熟華府政局的人，都耳聞其事，不過沒人願意多予置評。一年後，羅伯·甘迺迪也因參加民主黨總統競選在加州被刺身亡，一年內兄弟倆人都死得相當冤枉。

六五年，我到羅馬晉見到教皇，羅伯·甘迺迪夫人艾桃 (Ethel) 和我兩人蒙教皇單獨接見，一轉眼三十多年過去了。

詹森風流是有名的，當年有些女記者們為了爭取新聞和他眉來眼去，詹森夫人心中一目了然的。但她胸有城府，根本不多過問。她是一位非常能幹的第一夫人，而且人緣甚好，她不但在白宮常私下宴客，在他們德州農莊也借著節日請些支持詹森的權貴和好友，到那兒熱鬧一番，不但聯絡感情，也借此爭取選票和政治募捐，這方面詹森夫婦都做得非常成功。一九六四年底，詹森大敗共和黨的高華德參議員，高華德除了得到自己亞尼桑那州的支持外，其餘四十九州都被詹森佔先了。當時，高華德競選口號是：「在我心中，我知道我是對的」。而賈斯柏也說：「高華德去買各州選票」。一九六三年底，高華德在華府的競選委員會是在我家中開會成立的，

時由已故的德州年輕參議員約翰·陶德 (John Tower) 做發起人。陶德是第一位來自南方的共和黨參議員，年輕得志，來到華府大受歡迎。一九八

九年，布希總統提名他做國防部長，但被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多方留難，未能通過。聽證會攪了好幾個月，那時是一段大新聞。陶德兩度離婚，他的第一任夫人露爾 (Lou Tower) 曾做過我的秘書，人品甚好，雖和陶德離了婚，但兩人仍保持友善關係。第二任妻子是律師，和陶德離了婚心有不甘，因此興風作浪，當然民主黨人有了把柄，對他的任命一延再延，陶德一氣之下宣布不接受任命，要回德州做教授去了。其時，陶德有一女友，和他感情不錯，每天在國會聽證後倆人常來找我一同進晚餐。陶德宣布放棄國防部長選委後，就完成了他的回憶錄，出版後，應各州市之邀去演講，介紹新書，不幸在一次旅行演講中，小飛機失事，全機七人遇難，包括

陶德的二女兒在內。陶德遇難時約六十五歲。

在華府的追悼會上，我正巧和反對他最力的民主黨參議員山姆·南恩 (Sam Nunn) 坐在一起。

南恩進任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，他們夫婦曾數度訪問台灣和大陸。我和他們夫婦倆人也是朋友，南恩退休下來後，除了在華府有辦公室外，在喬治亞州的研究中心和大學也講課。他對我說無官一身輕，收入也比做參議員的薪俸多了，魚與熊掌不能兼得，信然。

詹森深陷越戰泥淖

越戰擴大，美國在東南亞的金蘭灣泥足深陷，當以詹森登位後開始，甘迺迪在位時因為對付古巴，和古巴總統卡斯楚對抗，又因為前蘇聯支持古巴，更引起美方之隱憂，本來還準備美國海軍去襲擊古巴，但臨時又改變了計劃，功敗垂成。中央方面也對

他不再捲入政治了。但一九六七年他食言了——他宣布競選總統，秘組廚房內閣，我也被他徵召了，而且打長途電話到台北找我（當時我擔任美國飛虎航空公司副總裁，處理國際事務，正在台北公幹）。

是一份相當機密而又危險的任務，除了他的總參謀約翰·密契爾知道詳情外，其他身邊人都蒙住了，這是後話。暫且不提，說來話長，尼克森時做白臉、時做黑臉。

打交道，在莫斯科和俄共黨主席赫魯雪夫（KHRUSHCHEV）展開舌戰，那是一九五九年夏天，尼克森以副總統身分出訪蘇聯，和俄共頭子數度公開做宣傳戰。尼克森回憶錄還特別詳述他和赫魯雪夫在莫斯科河遊艇的一樁往事，他說他們在遊艇上欣賞風光時，每遇到其他蘇聯旅客，俄共頭子就高聲問他們，美國人說你們是奴隸，你們沒有自由，對不對？於是遊客也大聲回答：我們不是奴隸，我們有自由。於是尼克森對主人說，你總不錯過宣傳機會。主人說，我不做宣傳，我只說真話。當年尼克森四十六歲，赫魯雪夫六十四歲。

以尼克森在加州競選州長失敗後不久，即移師到美國東紐約，加入律師事務所工作，他的顧客包括百事可樂。一九六三年他曾和百事可樂董事長訪問台灣，我當時曾協助安排他晉見蔣公夫婦，其時外交部禮賓司長是夏功權。蔣公雖然接見了尼克森一行，但尼克森只是美國公民，當然禮遇方面不比他以美國副總統身分訪台時那麼風光。尼克森對此頗為介意，那也是他最後一次訪問台灣。一九七三年他宣布上海公報，同年派季辛吉去北京，為他鋪路，隨後他宣稱「打開大陸之門」，到北京乾杯去了。尼克森以結束越戰為競選宣傳，我被委任為他與越南總統阮文紹交涉的密使，這

多出國訪問，連參眾兩院的議員也只是偶然因公出國，但絕對沒有如今那麼頻頻往外跑，而且助理、秘書、新聞記者一大堆地同行。這是一筆不少的費用，當然招待的外國政府和友鄰單位也要勞師動眾，花費不少來招待貴賓。杜魯門任內大概只出國一次。艾森豪也沒有興趣往外跑。艾森豪的內閣大員不管內政外交，都在國內指揮，不大出國。至於議員們，除了因為競選到處走走外，也不常走國際路線。當年總統出國是件大事，不但驚師動眾，而且在國內也沒有太大的宣傳作用。尼克森以國際事務專家自許，他喜歡到世界各地溝通，因此他走馬上任後，即去莫斯科和原蘇聯頭子

現在不要光說美國，連歐洲的重量級人物都喜歡往外出巡，尤其是到

福特赦免尼克森

赫魯雪夫的兒子後來於一九九〇年離開俄羅斯後，曾到波士頓大學任教。日刺士五册卷去世節，享年八十

亞洲訪問。有來有往，新加坡的領導人物李光耀可說深諳此道，周遊列國，把個小小不到四百萬人口的小國在世界地圖上輝亮了光環，可佩可佩。尼克森任內不但自己出國訪問，也鼓勵閣員出國做親善外交。

在他任內，我除了多次到越南之外，也代表白宮，做尼克森的親善大使，到過韓國，參加韓國大總統朴正熙和全斗煥的就職大典，也到過菲律賓參加馬可仕的就職大典。後來，又代表尼克森總統參加菲律賓的軍人節，代表尼克森在慶祝大會上讀了尼克森的賀函。馬可仕夫婦為了表示禮遇和友好，還請我住到總統私人官邸，沒有住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公館。其後數年，我每到馬尼拉都是馬可仕官邸的客人，親眼見到他們的榮華富貴，也見到他們後來的悲劇下場。能不說榮華富貴都是過眼雲煙！但說句公道話，馬可仕夫婦初上寶座時，確是為菲律賓做了不少事，而且胸懷大志，

把大戰後的菲律賓從廢墟中重建，又得到美國的軍援與經援，可惜在位日久，權勢誤人，貪污腐敗如影隨形，而美國大佬也就表示不再支持，而又要把個家庭主婦阿奎諾夫人（她的丈夫是菲律賓參議員，反對馬可仕而流亡美國，回菲律賓時在機場被刺身亡）捧了出來，說是民主的代言人。馬

可仕失勢時已身染沉疴，後來由他的妻子伊美黛伴同到美國治療，兩年後在美國的夏威夷病逝。權勢來時誰也擋不住，權勢去時誰也留不了。後來伊美黛也做了菲律賓的眾議員，獨子也從政，當年追隨馬可仕的羅慕斯將軍後來是菲律賓的總統。羅慕斯的父親曾任菲律賓駐台灣大使，也做過外長，父子倆人和台灣關係都不錯。老羅慕斯已去世，生前頗風流，在台灣還有一位紅顏知己，當年老伴對此非常惱怒，但繁華事散，好夢闌珊，這些也只不過是些塵封舊事而已。

尼克森因為水門事件不得不把白

宮寶座讓出來，由好好先生副總統福特接任。福特任職密歇根州眾議員二十多年。尼克森連任總統初年，他的副總統是前任馬利蘭州長艾格紐（Agnew），後來艾格紐被控任州長時有貪污之嫌（據說收了捐款十萬元沒有公布，也有人說是尼克森的幕僚有意整他，真假莫辯，如今兩人都已作古，這件公案也就無從考證了）。尼克森就請福特出山。福特接棒後，先

以總統之尊賜給尼克森一個大赦，亦是尼克森對於水門案不再受牽連，當然其他重要角色後來一一被判入獄，全球都知道華盛頓有個水門，而尼克森雖然以反共又親共起家，但水門醜聞將是寫歷史的人不會一筆帶過的。福特上任後在國會演說，他說國會是他的「舊好」，如今他和國會正如新婚的蜜月，他知道蜜月是短暫的，但希望蜜月過後關係還能維持和好。其時，參眾兩院都由民主黨控制，福特的處境是相當困難的。

美派高級代表悼蔣

一九七五年，蔣中正總統在台北去世，其時，美國和台灣雖然仍舊維持外交關係，但美方對台灣已開始保持一段距離，因為尼克森的上海公報早已發表，雙方貌合神離的態度在所難免，但蔣中正在第二次大戰時領導四強之一，在亞洲也還有他的威望，福特在派選弔唁代表時就要頗費心思了。白宮幕僚和國務院擬就了一張名單，代表團共七人，包括本人在內。團長是當時的農業部長，原因是蔣中正的土地改革、三七五減租措施很成功，因此該讓農業部長做領隊，白宮也指派了中國之友高華德參議員，還有已去世的周以德眾議員，加上馬康衛，此外還有兩位福特總統的好友，加上我，一共七人，高華德因為七人代表團中沒有高級官員而氣憤，為表示抗議，對白宮說他單獨去追悼，不和代表同行，其他五位團員沒有表示

，只有我去打圓場了。科不贊不白福特的幕僚長是羅伯特·哈特曼（Robert Hartman），他們夫婦和我相當友善，我對羅伯特說，這次的弔唁團長該派一位比較有聲望的重級官員。羅伯特問我該派誰，我指定該派副總統洛奇。羅伯特說他不一定肯接受。我說：「我們總該去請問他一下呀」。羅伯特說：「你該知道他剛從沙烏地阿拉伯弔喪回來，而且因遲到了，沙烏地阿拉伯國王已下葬，他不是味道，現在再去找他可難了。」我當然不放棄，一再和他辯論，他說：「這樣辦吧，你和副總統交情好，你先去和他談談，假如他同意，我會呈報總統。」我接下這個重任，只好全力以赴。當時我打個電話找副總統並非難事，但我親自去見洛奇，把情況報告一番，洛奇聽我把前因後果報告完畢後說：「好吧，安娜，因為你來請我，我就答應你吧。」出乎意料之外，於是我又馬上打電話，把

洛奇的允諾告訴了羅伯特。羅伯特說：「你真有辦法，假如我去請，可能洛奇會拒絕呢。好吧，我馬上報告總統，由我來處理吧。」這日呈報國會，我想這一回總算順利過關了。可是，不久羅伯特的電話又來了，他說：「我們還有一事得由你去解決。」我說：「你又有什麼難題給我呀？」他答說：「這倒真是個難題，你知道洛奇和高華德之間的政治恩怨，這個芥蒂也相當麻煩，假如高華德不和洛奇同行，全體代表不是一致行動，那麼美國代表團就不夠體面，但白宮對此事不便多插手，總統要你用低姿態把這事解決。」這倒真是個難題，但除我之外，大概也沒人能插手了。尤其是國務院愛管閑事的人，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台灣方面就更不好多說話了。高華德為表示他對蔣中正夫婦的友情，意氣用事已先走了。我知道他乘了華航班機先到了夏威夷，於是只好打長途電話到夏威夷找他。我撒

了一個小謊，我說副總統的座機和我 一關是報告洛奇，高華德在夏威夷等
 們一行六人要到夏威夷接他。高華德 我們，我們的專機飛夏威夷而不飛關
 也是愛面子的，聽說團長已換了洛奇 島，洛奇真夠意思，沒有異議，一切
 ，而且洛奇還要繞道到夏威夷接他， 就順水推舟的安排。真是山窮水盡
 於是他一口答應在那兒等我們。最後 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 洛奇和高華德本來因為都為競選 總統而結怨，但同機去台北弔唁後，
 一切和好如初。我能把倆人的情結解 開，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吧。（未完待
 續）

中外名人傳

稿約

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，自三三八期起增闢「中外名人傳」專欄，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，歡迎國
 內外讀者惠賜大作，稿約如下：

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。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、出生地、生卒年月、重要
 學經歷、主要事功及成就、著述、特殊事跡、文字力求簡潔流暢，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，對傳主直稱其名
 ，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、稱老、稱先生、不空格、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。

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，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。

③「中外名人傳」以現代人物對世界、人類社會有貢獻、有影響者為限，不論在朝在野，各行各業，均所歡迎，
 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，以便查對考正。摘錄他人著作、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。

④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

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「中外名人傳」編輯部收。